墳

弘明集卷第九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沈績作序注
蕭琛難范縝神滅論
曹思文難范縝神滅論 并二啓詔答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 吳興沈績作序注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絶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説聖非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道宿業後世道辯亦論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惑因用疑本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

聖主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擿義橫流微敘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飡法音用忘寢疾而

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詰遠流預同撫覿万

衰矣是以著與雅論以弥至典續早念
身空栖心內教每飡法音用志寢疾而

闇情雖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
頻迷心路既天詰遠流預同撫覽万
夜獲開千民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
徹窮惟事與理亭無物不識用隨道
合奚心不辯故行雲俳佪猶感美音
之和游魚踊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
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儛之
蹈之而不能自已者也敢以膚受謹
為法釋豈伊鑽管用窮天奧庶幾固
惑所以釋焉夫涉行本乎立信臣續曰夫愚心闇必發大明明不起起必由行行必由自修修必由信信者慕師伏理无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本四信以不違為宗宗信既立万善自行善造果詣之行
信立由乎正解臣續曰夫邪正不辯將何斜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解正則外邪莫擾臣續曰一心正則万邪滅矣是知內懐正見則外邪莫動
信立則
內識无疑臣續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
心既信矣將何疑乎
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臣續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従有本之言類乎下句
何
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
果臣續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壊體化而神不滅
隨行善惡禍福不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照明於衆理何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解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无常

臣續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神修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
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臣

明於衆理何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解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无常

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神殘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

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臣績

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故淨名數曰比丘即時生老滅矣

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心異後

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臣績曰夫心隨

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論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臣績曰略語佛因其

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万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万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

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

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

臣績曰淘汰塵識本識則明明闇相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之謂也

一本者即无明神明也臣績曰神明本闇即故以

無明為因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

無情豈无明之謂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明審

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窮辯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謂无明則義在矣

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无明臣績

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滲外塵故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无明因斯致

稱豈言空也哉而无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

其異用无明心義不改臣績曰既有其體便有其

用語用非躰論躰非用用有興廢躰無生滅將恐見其用異便

謂心隨境滅臣績曰惑者迷其躰用故不辨精何者夫躰之與用

空也哉而不日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

其異用无明心義不改曰續曰既有其體便有其

用語用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興廢體無生滅將恐見其用異便

謂心隨境滅曰續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斷猜何者夫體之與用

不離不即離體无用故云不離用義非義非體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

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故繼無明名不加以住

地之因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

性不遷也曰續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識而抱惑之徒未曾

喻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

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

前後相去甚迴斯用果無一本安得

如此相續曰續曰不有一本則用无所係而惑者見其類續為一故舉大

善斥其相續之迷也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

後善雖生闇心莫改曰續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本也

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

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

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曰續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

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也故知生滅遷變

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曰續曰生

滅因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介耳而心為其本

未曾異矣曰續曰雖復用由不同其體莫異也以其用本

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

故生死可盡明矣曰續曰成佛皎然扶其本也生死可盡由

其用也若用而无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无用則成無所滅矣也

難神滅論序

蕭琛

內兄范子真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

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惑

其用也若用而无本則滅而不成
若本而无用則或無所滅矣也

難神滅論序　蕭琛

內兄范子真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
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子意猶有惑
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
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
孝享為之宗廟則以為聖人神道設
教立禮防愚徃伯閔弓伯有被分復
謂天地之間自有恠物非人死為鬼
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挍以往事唯
可於形神之中辯其離合脫形神一
體存滅因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
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克
敵得雋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
體佛不與俗同尒兼陳本意係之論
左焉

神滅論　問答者論本客主之辭也難者今之所問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
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
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无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
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
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
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
相異

雖曰合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

若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
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
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
論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
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
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
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
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
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
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
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為夢人歸室
中則其神壅壅故以明為昧夫人
或夢上騰玄虛遠適万里若非神行
便是形往耶形即不往神又不離復
得如此者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
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
無覺即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勌
即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
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
或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躶歌可吳入郢晉小臣夢負公登天
而負公出諸廁是也）或理所不容（呂錡夢射月中之吳后夢腸出
繞閶門之類是也）或先覺未兆（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曾人夢
衆君子謀欲土曹之類是也）或假借象類（蔡茂夢禾失為秩王濬夢三
刀為神之類是也）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
或乍驗乍否（殷宗夢得傅說漢文夢獲鄧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
具載）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

刀為神之類是也 或夘事所無 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

或乍驗乍否 殷宗夢得傅説漢文夢獲鄧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也 此皆神化茫眇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怨魂介潛靈外絶覲覿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无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也

難曰夫刀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鍔化成鈍刀如此則利滅而刀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无刀名殊而體一耶刀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於譬理實乖矣

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説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耶

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

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
二耶

弘明集[illegible]

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
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
来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
質无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
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
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
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荅曰人无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荅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
異木之知矣

荅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
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骸非生者之形骸耶

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
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
人之骨骸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
死者之骨骸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
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

弘明集[illegible]

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
骸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

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骸從何而至
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
骸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
骸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
體也
荅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
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
如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
何荅焉
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
時凋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為
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
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
後枯何耶絲縷同時不得為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
方受死形綿歷未已耶
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
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
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
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无
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之則
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
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
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

知也豈不以人識凉煥知痛痒之則
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
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
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
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
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
謂質有知乎凡万有皆以神知无以
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虫之性裁覺榮
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
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
之知以為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可
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風人合一靈
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骸
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
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荅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
應能慮也
荅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无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
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
問曰若尒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
荅曰人體唯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
有是非之慮
荅曰知手足雖異惣為一人是非痛

荅曰人體唯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
弘明集卷九　第十二　埒
有是非之慮
荅曰如手足雖異揔為一人是非痛
癢雖復有異亦揔為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関手足當関何也
荅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
荅曰是也
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
之慮
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荅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為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
於耳分也
問曰慮體无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
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
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无本茍无本
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
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
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
此則神以形為體體全即神全體傷
弘明集卷九　第十三　埒
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
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

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即神全體傷
弘明集卷第九 第十二張 坊
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
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
趾兵略兪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謐此
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
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
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
東閣近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牖
映月主人端居中霤以收四事之用
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
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
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
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
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
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
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
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器用各異也
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
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尒心
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
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
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
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
弘明集卷第九 第十三張 坊
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聖人區分每異常品非唯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舜舜項孔陽知華形同其故何耶

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鶡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尒項陽皃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皃无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負極理無有二而旦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

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均美
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
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
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
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
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
事寧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妖恠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
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
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
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
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
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
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
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
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鵾鳳不
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鵾号
鵾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貌亦爽

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
珉玉二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

爰居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貞亦爽
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
弘明集卷第九 [illegible]
珉玉二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
虵軀臯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
遂乃託乎垂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
闇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為一理
絶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
怯愚智悉類其本即形神之所陶甄
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嚚瞍
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氣而器不
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
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
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
无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
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則唯斯而
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言直語近舜之
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
於此惑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
荅曰浮屠害政桒門蠹俗風驚霧起
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
財以赴僧破產以趍佛而不恤親戚
不憐窮匱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
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
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
弘明集卷第九 [illegible]
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
遺秉之報務施不關周急立德必於

濾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柔
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
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
遺秉之報務施不関周急立德必於
在己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
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兜率之樂故弃
縫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弃
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
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單
於土木所以對究佛勝頌聲尚擁惟
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根若知
陶甄禀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
自有悅尒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
奉夫人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
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
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
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為已可以為人可以匡
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无寄於神理存滅既有
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
利害以獨夫子過正之談子去釋氏
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或者為之非佛
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
施好生非正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為

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
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為

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
施好生非正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為

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
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為
上務施不苟使單財土木以周急為
美若絶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
浮圖又亦種殖無地凡且猶知之況
我慈氏寧樂介乎今守株桒門迷瞀
俗士見寒暑不施之短褐愚者不錫
以糠豆而覓聚无識之僧爭造衆多
之佛親戚弃而不眄祭祀廢而不修
為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
法不妙雖呼佛為佛豈曉歸佛之旨
良縉碑於剎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謂
号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
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
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
失於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
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許責韓
鄧而獨罪我如来貶茲正覺是忿風
濤而毁舟檝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
上罔君親下虛儔類或不忌明憲而
乍懼幽司悼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
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之益也又
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

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
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弃之

遂悔其稱惡化而遷善止之益也又
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
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
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弃之
哉犯弖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
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伊公
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
而皆同趍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
没於小過奉上不反於恵下昔弥子矯
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
如衛君子乎故知此為忍人之防而
非仁人之誠也若能監彼流宕豈不
在佛觀此禍福悟教開誘思息末以
尊本不拔本以極末念忘我以弘法
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
之佛矣

難范中書神滅論　曹思文

難神滅第一 并啓 詔荅

重難神滅第二 重啓 詔荅

范荅第一

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
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
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
而為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
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

而爲用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
而爲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
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
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
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遊者乎若
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
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
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
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
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
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
也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爲一
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季子
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
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然經史
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止而神滅
者乎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
之適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
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也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
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
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臣而爲有
臣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

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臣而為有
臣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
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无
稷也而空以配天者即其欺天矣又
其欺人也斯是人之教教以欺妄也
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
厲偷薄之意哉原尋論旨以無鬼為
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
祖祢也禮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
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无矣送何所
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貞送往而
哀又虛涙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祀也
欺偽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
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
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為賓主
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
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傾其根本
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匱懼不能
徹析詭經仰黷
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所難二條當別詳覧也
右詔答

荅曹録事難神滅論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

四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右詔答

弘明集第九　第三三ヲ　擬

答曹錄事難神滅論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

答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无用如蛩駏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决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耶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

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上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即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

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病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

弘明集第九　第三三ヲ　擬

痛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无事耶　曹以為生則合而為用則病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

悩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
痛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无
事耶曺以為生則合而為用則病廢同也死則形留而身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胡蝶即
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
也即形與神合也
荅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
子謂神遊胡蝶是真作飛虫耶若然
者或夢為牛則負人轅輈或夢為馬
則入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
無其物何耶又腸繞昌門此人即死
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
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延婦近入懷
袖夢幻虛假無有自来矣一旦實
之良是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
昏於内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乱南國
趙簡真登閶闔郢外茅蕭探赤以夢
為文句甚悉想孰取視也
難曰延陵空子而言曰骨肉歸于土
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上而神不
止也
荅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禀形於地是
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
無不之也无不之者不測之辞耳豈必
其神與知耶

以形銷於一氣滅於一氣滅於一故言
無不之也无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

其神與知耶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
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誰配
天乎復誰配帝乎
荅曰若均是聖達本自无教教之所
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
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
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
廟祧壇墠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
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
以配天明堂之享且忠信之寄心有
地强梁之子玆焉是懼所以聲教照
於上風俗淳于下周此道也故經云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
致玆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
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
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
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
知則不孝之子弃而葬之子路問事
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
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

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
而作此悠漫以荅耶研求其義死而

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
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
而作此悠漫以荅耶研求其義死而
无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
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臣而為有臣宣尼云天可
欺乎今稷无神矣而以禝配斯是周
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
是聖之教以欺妄教以欺妄以教何
達孝子之心厲偷薄之意哉
荅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
故曰聖達節而覽守節也寧可求之
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
道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
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殺君
非耶而盖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殺
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
於郊禝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
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
何耶
難曰樂以迎来哀以送往云云
荅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
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
恨未周也
恩文啓始得范縝荅神滅論猶執先

者曰山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
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
恨未周也

思文啓始得范縝荅神滅論猶執先
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衛其四證謹冒
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无以折其鋒
鋭仰塵
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
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
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
略成可息

右　詔荅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无用
如蛩駏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
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决子意
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也論又云
形之於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
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申延陵之言
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无不之也
又云以禋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
伐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
而勤勤於郊禋之妄耶

難曰蛩蛩駏驢是合用之證耳而非
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驢
也驢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駏驢不死

難曰蛩蛩駏驉是合用之證耳而非
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驉
也驉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駏驉不死
斬駏驉而蛩蛩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
為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為救兵之良
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非夫
斯即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
形之與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
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
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
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
引蛩駏相資也是今刀之於利是一
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刀
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
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微二物之
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
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
申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
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即今
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去
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无不之乎
斯又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
以禋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紂
非殺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
虞之君无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
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
權禋以配天殺又以配帝則可也然

虞之泰天放任之意矣若不遇非大
平世值三季擢假立教以救一時故
擢禝以配天假父以配帝則可也然
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黄而郊嚳祖
顓而宗尭既淳風未弥時非擢假而
令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人
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
既立而根本自傾餘枝萎㢆不待風
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来哀以送往此義下假
道而自釋不復貴於无用禮記有言
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
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
難曰前難云迎来而樂是假欣於孔
貟送往而哀又虚淚於上體斯實鄙
雜之〻容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
荅者曾不恵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
請重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
欣而虚淚也又許禝之配天是指无
以為有也宣尼云亡而為有虚而為
盈泰交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
弃用此風以扇也何得不傷玆俗於
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慈化何哉
論云巳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
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